

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



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

陳立夫
九六



白鹿洞書院新志

明
李夢陽



責任編輯：李晨光
汪聖鐸
李解民

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

(全二冊)

李夢陽等編

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47¹/₈。印張 1100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冊 定價：68.00元

ISBN 7-101-01460-7/K·639

《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顧問

總顧問 鍾起煌

顧問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水根 王炳如 朱張才 李 堅 李學語 李國強 余家棟 吳水存 吳宣友 吳崇新
周鑾書 葉 春 姚公騫 姚洪瑞 俞兆鵬 陳文華 陳述勤 陳柏泉 陳國鈞 陳鶴興
陸金保 徐效剛 徐順民 孫煊華 戚善宏 康晉益 黃今言 張 軒 張良俊 張助任
張家鑒 許智範 許懷林 曾險峰 楊鳳光 彭適凡 曹運枝 鄭光榮 熊承忠 劉品三
樊昌生 鍾福銀 魏 偉 魏朝卿 嚴晴瑞 歐陽毛榮

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

主 編 朱瑞熙 孫家驊

編 委 (以姓氏筆劃為序)

朱瑞熙 任贛生 李才棟 李科友 沈家溪 吳以寧
吳紹烈 高 峰 孫家驊 陳慧星 郭宏達 顧吉辰

前言

一

本書是白鹿洞書院五種古志的匯集。

本書的價值在於比較完整地記錄了白鹿洞書院一千餘年的興衰歷史，是一部難得的中國古代書院的歷史文獻。同時，保留了中國古代教育史、思想史、文學史、科舉制度史等方面的許多重要資料。有一些詩、文，不僅不見於其它古籍，而且為各詩文集所失收，足以彌補這些詩文集的不足。

一一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廬山五老峰南，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為悠久、影響最大的一所學府。最早建立在南唐昇元年間（公元九三七年——九四三年），稱為「廬山國學」，距今已一千餘年。南唐政府委派國子監九經教授李善道擔任洞主，執掌教授，還購置了學田數十頃。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一年），南唐元宗（嗣主）李璟途經廬山，專程到該學視察。入宋後，該學仍稱「白鹿國庠」。宋太宗在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批准知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周述的請求，下令將國子監刻印的《九經》驛送到白鹿洞，供學生肄習。同時，由學者明起任洞主，學生數百人。不久，為「勸儒業，崇鄉校」，宋朝授給明起蔡州褒

信縣主簿的官階。此後，屢經興衰。南渡後，至孝宗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年），理學大師朱熹知南康軍，訪求白鹿洞書院遺址，重建屋舍，并上疏請賜高宗手書《石經》和《九經》注疏，購置學田，招收生徒入學，延聘名師掌教，制訂學規。還邀請另一位理學家陸九淵登壇講學。白鹿洞書院復興後，各地爭相仿效，廣建書院，蔚然成風。從此，各地書院都以白鹿洞書院為榜樣，逐步形成一套完整、嚴密的書院教育制度，包括辦學宗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校長和教師選聘、經費來源、組織管理、圖書收藏等，皆有明確的規定。白鹿洞書院至此達到了鼎盛時期，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中最为著名的一所書院。宋後，白鹿洞書院再度歷經盛衰。至清末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白鹿洞書院停辦。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書院舊址改建江西林業學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白鹿洞書院遺址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一九七九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陸續修復或重建了書院的大部分建築物，使書院基本恢復了原貌。這所曾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千年學府，再次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一九八七年，恢復白鹿洞書院建制，開始成為學術活動中心。一九八八年，被國務院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為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將白鹿洞書院作為全國性的、松散性的學術團體，聘請顧問、教授，設置院長、教務長、總務長，領導展開各種學術文化活動。一九九〇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書院管理委員會，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學、學術研究、旅游接待、林園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行政管理體制。

在十個多世紀的歷史長河中，作為一所著名的學府，白鹿洞書院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適合時代需要的優秀人才，對中國的文化思想、學術、教育等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無疑，白鹿洞書院的影響是十分

深遠的。同時，影響所及，不僅中國，而且還有亞洲的日本和韓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在有的國家，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至今仍是有些學校的校訓。

三

自明朝至清末，白鹿洞書院從第一部書院志編定、付梓後，幾經增補、重刻，先後出現了十一種版本。

第一種，為明朝魯鐸撰《白鹿洞志》，共八卷。書成後，藏於其家，并未傳世。南康知府郭瑄從鐸子稷處取到書稿，刻印成冊。明孝宗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魯鐸之友張元禎撰寫序言。該本今已失傳。

第二種，為明朝提學江西副使李夢陽撰《白鹿洞書院新志》，共八卷。明武宗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李夢陽寫序，八年成書。至明世宗嘉靖初年，書院學生繆建和、黃美「慮夫一時之嘉會無述」，取李夢陽所修洞志「復校之以補其逸，以續其餘」。又請福建按察使周廣在嘉靖四年（一五二四年）撰《續修洞志序》。繆、黃的校補稿，最後由南康府知府張愈嚴重刊。該書現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一函六冊，實際是嘉靖四年的補刻本。

第三種，為明朝江西按察副使鄭廷鵠撰《白鹿洞志》，共十九卷。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鄭自序。該書今存北京圖書館，一函四冊。另存清華大學圖書館。

第四種，為明朝星子縣司訓、白鹿洞書院主洞周偉、洞生戴獻策等撰《白鹿洞書院志》，共十二卷。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知南康府田琯寫序。該書今存北京圖書館，二函八冊。另存浙江省圖書館和江西省圖書館。

第五種，為明朝南康府司理、白鹿洞書院主洞李應昇撰《白鹿書院志》，共十七卷。明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陸夢龍寫序。夏偉刻。李應昇自己亦曾寫序，但不曾收入此本，僅見於其詩文集《落落齋遺集》卷十和《白鹿洞書院志（康熙本）》卷首。李應昇初刻時即漏落一頁，毛德琦估計其「既成書，或未再校」。該書今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函四冊，另存臺北中央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該書卷十七《沿革（公移）》、《文翰（記）》等收錄清世祖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稍前巡撫蔡士英、臬司李長春延聘熊維典為白鹿洞山長的一些書信等，表明此卷系清初所刻。由此推斷，該書實為明刻和清初增刻清印本。

第六種，為清朝廖文英重訂、錢正振增修《白鹿書院志》，共十六卷。卷首有清聖祖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廖文英自序。該書今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函六冊。另存上海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第七種，為清朝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白鹿書院志》，共十九卷。卷首有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年）毛德琦自序和白潢、石文焯序，還有康熙五十七年許兆麟、蔣曰廣、蔣國祥、龔嶸序。該書今存故宮博物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

第八種，為清朝署南康府周兆蘭重修《白鹿書院志》，共十九卷。卷首有清高祖乾隆六十年（一七七五年）周兆蘭所撰序。該書今存略多。

第九種，為清朝毛德琦原修、周兆蘭重修《白鹿書院志》，十九卷。清穆宗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重刻。該書今存較多。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一函八冊，卷六、十一、十二、十九邊欄均刻有「同治十

年補刊」字樣。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一函四冊，僅存前十卷，後九卷缺，封面墨書：「南皮張之洞手得來湖廣。」

第十種，為清德宗光緒九年（一八八二年）《白鹿書院志》補刊本，仍十九卷。除卷首第一篇列光緒九年權知南康府事劉錫鴻序外，其餘均以原版重印。今存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等。

第十一種，為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白鹿書院志》補刊本，亦十九卷。該書今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函八冊。

四

白鹿洞書院院志整理委員會提供了五種書院志的複印件進行整理點校。這些複印件原是江西教育學院李才棟先生提供給書院的。但複印質量不高，缺頁、錯簡較多，且其中兩種明本係請人手抄，錯漏之處時有發現。有鑒於此，我們決定另外搜集各種版本。經過多方聯係，美國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College New York）歷史系李弘祺教授（Prof. Thomas H. C. Lee），給我們寄來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的複印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系張元教授寄來了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李應昇《白鹿書院志》的複印件，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健明先生寄來了光緒九年補刊《白鹿書院志》的複印件（據李弘祺教授說，該複印件是他原在中文大學任教時搜集複印的，離港時留給中文大學圖書館）。在此，謹向李弘祺、張元、劉健明三位先生表示感謝。此外，我們還搜集了其它一些版本。

五

參加本書點校工作者，有吳以寧、顧吉辰、陳慧星、朱瑞熙、吳紹烈五位同志，分工如下：吳以寧負責《正德本》和《嘉靖本》，《萬曆本》卷首、卷一，《天啟本》卷首、卷一至卷四及卷十七，《康熙本》卷首、卷一至卷三，顧吉辰負責《正德本》卷二、卷三、卷八（部分），《嘉靖本》卷三、卷四、卷十六（部分）、卷十七、卷十八，《萬曆本》卷三（部分）、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天啟本》卷五、卷十五（部分）、卷十六，《康熙本》卷四、卷五、卷十八、卷十九。陳慧星負責《正德本》卷四、卷五，《嘉靖本》卷九至卷十二，《萬曆本》卷七、卷八，《天啟本》卷九至卷十一，《康熙本》卷十至卷十三。朱瑞熙負責《正德本》卷八（部分），《嘉靖本》卷五至卷八、卷十六（部分），《萬曆本》卷三（部分）、卷五、卷六，《天啟本》卷六至卷八、卷十五（部分），《康熙本》卷六至卷九。吳紹烈負責《正德本》卷六、卷七，《嘉靖本》卷十三至卷十五、卷十九，《萬曆本》卷九、卷十，《天啟本》卷十二至卷十四，《康熙本》卷十四至卷十七。最後由朱瑞熙統一整理定稿。

各本原有的目錄皆較簡略，不便讀者查閱，為保持各本原貌，決定不另編細目，請何潤香、李晨光編成三種索引：一、《列傳人名索引》，二、《詩、賦作者篇名索引》，三、《文、銘作者篇名索引》。

在整理校點過程中，曾得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徐光烈教授、程郁副研究員、吳家正館員、瞿維弟主任等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謹致謝忱。

陳立夫先生為本書題簽，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故宮博物院朱家潛研究員和圖書館為本書的校勘提

供了許多幫助，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董金秀同志為本書的排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白鹿洞書院李科友顧問等曾提供書院《碑刻資料》抄本，幫助我們解決了刻本的某些疑難，在此一并致謝。

白鹿洞書院院長 朱瑞熙

一九九四年三月

校勘說明

一、本書採用的底本

本書採用以下五種底本：

(一)《正德本》：即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該書是今存最早的一部白鹿洞書院志，儘管實際是嘉靖重刊本，但為了與鄭廷鵠本相區別，簡稱《正德本》。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為底本。

(二)《嘉靖本》：即鄭廷鵠《白鹿洞志》，簡稱《嘉靖本》。以北京圖書館藏本為底本。

(三)《萬曆本》：即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簡稱《萬曆本》。以北京圖書館藏本為底本。

(四)《天啟本》：即李應昇《白鹿書院志》。儘管最後一卷摻雜了清初的內容，但仍簡稱《天啟本》。以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本為底本。

(五)《康熙本》：即毛德琦《白鹿書院志》。雖然廖文英《白鹿書院志》也於康熙年間編修，但為了簡便，簡稱毛德琦本為《康熙本》。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本為底本。

以上五種版本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或重複。諸如(一)《萬曆本》卷六所載《布衣章潢為學次第第八條》，內容比較完整，如引用儒家各派論述及作者「愚以為」云云，似係全文，而《康熙本》要簡單許多。(二)《天啟本》卷七載方大鎮《白鹿洞晤語》，是全文，《康熙本》則多處刪節。(三)《嘉靖本》卷五《敬齋先

生胡居仁續白鹿洞學規，而《康熙本》卷五不僅改稱《主洞胡居仁規訓》，且在內容上大加刪節。（四）《嘉靖本》卷十二《邵銳依擬白鹿洞禁約》載「山路往返幾四十里」，《萬曆本》卷五則改成「山路往返幾數十里」。（五）各本都寫有朱熹小傳，但《康熙本》卷四篇幅最長，達六千五百多字。除《康熙本》卷四外，其它各本均無張載和二程的傳，而《康熙本》中其傳的內容很多，程顥傳長達五千言，程頤傳長達六千五百言。（六）有些詩，各本收錄的首數也不同。如湛若水《丙申秋再訪白鹿洞五首》，《正德本》和《嘉靖本》全收，而《萬曆本》等其它三本均只錄三首。岑萬《游白鹿洞》四首，《正德本》無，《嘉靖本》全錄，《萬曆本》收三首，《天啟本》和《康熙本》闕如。

二、校勘體例

（一）本書校勘，以對校和它校為主，參以理校和本校。無論內容和作者，以上五種版本互有出入者，以最早版本為準，仍有疑問時，則參以史實加以考訂，並在校記中作一簡單的說明。涉及人物問題，盡可能查找有關年譜、傳記等資料。遇詩、文問題，則查找本人的詩、文集或有關典籍，包括白鹿洞書院保存的石刻資料。

（二）各個底本的編修者均有自定的體例和宗旨，故盡量保持原貌。凡經編修者刪節的內容，一般不按原文加以補足。唯有在發現明顯的脫頁、錯簡、錯誤，以及一些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如朱熹的詩文、張載的重要論斷，才視情況予以補正。諸如各本引用二程和朱熹的一些語錄，有時只是大意，并非原

文，我們僅在校記中說明相異之處，一般不去改動。有時各本出現個別用詞相異而其意接近的情況，又無它本可以參校，如《天啟本》卷六有「即風習已深」句，《康熙本》卷六作「即夙習已深」，兩者皆通，故各存其舊。有時各本有明顯的不同，則盡可能判斷其是非。如《登六合亭》詩的作者，各本出現三個不同的記載，《嘉靖本》作「陳沂」，《萬曆本》作「王沂」，《天啟本》和《康熙本》均作「王忻」。但《明史》卷二八六有《陳沂傳》，陳沂曾「出為江西參議」，而《萬曆本》卷十載此詩時標明「參議王沂登六合亭」，由此初步判斷「王」為「陳」字之訛，此詩的作者應是陳沂。這一情況也在校記中說明。有時各本有明顯的錯誤，我們找到可靠的根據，則逕予修改。如《正德本》卷七原來誤將《講座銘》的作者寫作「邵寶」，其實是朱熹的作品，我們便加以改正，並在校記中說明理由。

(三) 底本中的異體字，除常用者外，逕予更改。

(四) 書信中的有些衍文仍予保留，僅在校記中說明。

重修白鹿洞書院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見其興者圯焉，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墮焉。考之文記，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剏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用，則日用不置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鑒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托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修，皆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予為斯志，亦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墮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或乃游昭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有具，〔一〕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躡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

大明正德六年，歲次辛未，秋九月壬戌。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奉敕提學關中李夢陽撰。

辛未之歲，予至白鹿洞書院，見其諸廢壞不修也，業作志板行矣。惟田租等雖數嘗勘報，而其數猶混也，會今年例造圖籍，乃更勘悉以其田租等入圖籍，而改其志為「新志」云。

正德癸酉夏六月，夢陽志。

校勘記

〔一〕養之有具 原作「養之者具」，參照《康熙本》乙正。

續修洞志敘

洞規形象也，學者從事於斯，苟有得焉，象斯忘矣。宋晦翁先生知南康軍時，患道之不明也，訪唐李諫議遺蹟而創此中條為規，禮象山而主之，一時學者翕然來游，洙泗重光。至今聞之，莫不興起。我明觀人文以化成，黌宮滿天下，士之卒業成均，多尚詞章，忽本質。夫道之絕續，非天也，人也。正德庚辰，今提學陝西副使唐虞佐按治江右，慨然有意晦翁之學，延教授南康蔡希淵以長院，希淵為圖授諸其徒。夫觀圖可以知希淵之學矣。羽翼洞規，良有可睹。今二生猶慮夫一時之嘉會無述，取前李空同所修洞志而復校之，以補其逸，以續其餘，請於余曰叙之。余愧非人師也，方議聘永豐夏敦夫以尋象山墜緒，值遷今秩。於乎！孔堂榛蕪，白鹿雲迷，意者其興起斯文，有在於今乎！後有作者，必識存羊之意，吾黨念之。二生曰繆建和，曰黃美。

嘉靖乙酉季夏初八日，姑蘇太倉州前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周廣撰。

南康府知府眉山張愈嚴重刊。